



文化视点

25家博物馆珍品齐聚一堂

带你领略星辰大海

据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汉代的进口珠宝，宋代商船上的金链子，元代航海用的水罗盘……在中国航海博物馆举办的“大海就在那里：中国古代航海文物大展”上，来自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海南等10省（市）25家博物馆的160余件文物珍品汇聚一堂，多元、立体地展现了中华航海文明。

“为什么要航海？因为大海在那儿！”中国航海博物馆陈列展示部主任、策展人毛敏说，此次展览尽力反映中国古代航海的全貌，策展团队前往全国沿海城市广泛调研，精心挑选各地最具特色的航海文物。展品不尚多、唯求精，反映了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重要事件，涵盖7座名窑生产的瓷器和9艘古代沉船出水文物。参展单位之多、覆盖面之广，在国内航海主题展览中首屈一指。

展览分为“联通大洋”“异域奇珍”“海史掠影”“海贸物语”“信仰之舟”“东西互鉴”6个部分，从历史、科技、贸易、宗教、文化等角度，全面展示了中国古代航海进程。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4月28日，其间还将举办多场专家讲座和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活动。

梁晓声《我和我的命》出版

据澎湃新闻，2019年，作家梁晓声以长篇小说《人世间》摘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最近，梁晓声另一部小说《我和我的命》出版，延续着对普通人看似寻常又总是屡经跌宕的命运书写，也关注女性的际遇。

《我和我的命》小说共有二十余万字，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贵州山区，因为是女孩被父母遗弃，命运也随之转变，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变，让“我”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长大后，“我”无法承受养母去世，养父要再婚，亲姐姐和姐夫接二连三地亲情胁迫，从大学退学，到深圳摸爬滚打，却无意中成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见证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传奇。

“我”在深圳找到了爱情，收获了友情，感悟到了亲情，然而，命运却要“我”交出不到四十岁的生命……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生活在底层的亲人提出各种要求，“我”固然也愤怒无奈，但却总是不能袖手旁观。

主旋律剧《山海情》为何出圈

据新华每日电讯，2021年开年，一部名为《山海情》的电视剧收视、口碑双丰收，线上线下都掀起一股追剧热潮，豆瓣评分高开高走，大量“90后”“00后”年轻人被电视剧成功圈粉。

没有光鲜亮丽的流量明星，没有狗血奇葩的离奇剧情，这部献礼扶贫剧为何能称为“90后”“00后”牢牢地“圈粉”？答案既在剧中，也在剧外，极致的细节真实和走心的创作让观众在与剧中小人物的一次次共情中，潜移默化地加深着对这个伟大时代的认知。

《山海情》之所以能让广大观众接受，就在于剧中人物性格不再“脸谱化”，他们确实是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接触到的，而非教科书中的“典型”。剧中，基层干部既有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的马得福，也有为了政绩大搞形式主义的麻副县长；福建援宁专家凌一农既是为了村民脱贫无私奉献的学者，也是面对挑衅脑子一热和人打架的“热血中年”。《山海情》的真实不仅仅停留在演员外形上，更体现在剧情的细枝末节中，比如剧中，搬走后吊庄移民和当地人因为引水灌溉发生冲突而被当地人叫“山汉”。

网红书店

不只是“拍照圣地”

据中新网客户端，近年来，书店一直面临转型的压力，也有人提出，“高颜值”真的对书店生存有益吗？在网红书店里，书会不会沦为拍照的“道具”？

“随着网店的发展，消费者的购书习惯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所以，对于一家书店来说，是不是非要规规矩矩卖书，还需要从客群角度去看待自身的定位。”开卷研究咨询部经理冯小慧说。

她认为，书店更应该围绕受众客群来进行店内商品的组织、陈列，让书店从一个空间变成一个能够满足客群需求的场景空间，但这些转型和是不是“网红”关系并不大。

其实，书店颜值高、设计精致，从而吸引读者来打卡拍照，又或者也卖咖啡、卖简餐，这和书店的文化内涵不冲突。经过时间的沉淀，留下来的还是关注书与知识本身的读者，来“打卡”的人，也可能会因此爱上阅读。

所以，有文章称，当你看到一个年轻人在网红书店比着剪刀手自拍的时候，不要盲目跟风也无需暗自鄙夷。捧一本沉甸甸的著作，寻一块清静的所在，坐下静静品读，才是书店存在最大的意义。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沂河在此地有一处接近直角的转弯，明清时期，这里逐渐发展成一处内河航运重镇——

马头古镇论码头



沂河河道。沂河在此地有一处接近直角的转弯，河道水面开阔、水流平缓，便于商船停靠。



郯城县在明清航运码头旧址建设的马头古镇

壤，南北划鸿沟”。

在封建帝国中，农业生产关系着社会安定，与其相承相仿，乾隆皇帝也对此地的水利建设着墨不少。在《六塘河述旧作韵》一诗中，他写下了“治水无奇术，要当使归海”和“力田免水患，民自以不怠”。

商贸的繁荣使各地茗茶汇聚马头，使茶文化在当地根深蒂固。秦运田告诉记者，他从郯城县当地史料考证得知，马头镇人喜欢喝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长流不息的沂河水在途经数百里流淌之后，将泥沙沉淀于河床，清冽甘甜，沂河水泡出的茶，清香扑鼻，口感独特。鼎盛时期，马头茶楼30余家。“一个大风箱子，几把大锡壶，几口大瓷缸，一家茶楼的家什就足够了。”秦运田告诉记者，当时的茶楼一是居民喝茶，二是商号、客商用水及时。这里还有专为码头来往客商和脚行人开设的茶摊，累了渴了，来一碗沂河水泡的茶，精神焕发。

明清时，往来商贾为方便在此经商，还在此兴建了八大会馆。其中，杭州会馆是浙商在马头的重要活动场所。江浙一带是富庶的鱼米之乡，明清时期，水运发达，商业繁荣，手工业也很兴盛，浙商更是走南闯北，吃苦耐劳、经商有道。马头兴盛之时，众多浙商纷至沓来，江浙商帮沿水路北上来到马头，开设商号，兴建商会，不仅带来了苏杭地区的丝绸锦缎等南方特产，也带来了先进的经商理念，成为马头工商业的中坚力量之一，为马头商贸的繁荣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商贸交流也带来了文化交流。马头清真寺始建于明永乐三年郯城马头镇清真寺街地

区，是郯城的清真古寺之一。马头清真寺占地总面积13亩，建筑面积870平方米，混合了中国宫殿式建筑和伊斯兰教民族建筑两种各具特色的风格。马头清真寺是苏北鲁南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所民族寺院。

《郯文撮英》中甚至专门收录了一首关于马头清真寺的诗：“认真主无影无形，凭万物作证。参造化非高非远，唯一礼存心。”

此诗为清代所作，作者已无法考证，但可以想象，在明清时代，不同的宗教文化与地域文化在马头和谐共生，为当地的繁荣发展添砖加瓦。

马头镇饮食文化如同当地的经济，从唐代至今兴盛不衰，并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成为镇域经济的特色产业。从历史延续至今，久负盛名的有田家的吊炉烤牌、汪家的馄饨、唐家的高桩馒头、赵家的挎包火烧、梁家的粽子、王家的烧鸡，加之当地回族群众居多，独具风味的牛肉糝、羊肉串、麻油馓子、清真糕点等，都名扬十里八乡。

沂水春帆一时盛景

“沂水帆开孤案晓，白溪波涌桂轮秋”是清朝康乾时代的马头镇民间诗人许松龄在《郯城游兴》中对马头镇的描写。“沂水帆开”还原了古时马头镇作为沂河水道上的航运重镇，此地各式帆船往来不歇的景象。而其中提到的“菰”，是一种生在浅水里的草本植物，这种植物的嫩茎，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茭白。

在这首《郯城游兴》中，也不乏一些大开

大合、气韵悠然的句子：“霞明海北三千里，梅冠江南十四州”。据《郯文撮英》编者考证，许松龄家境贫寒，以卖河水为生。这样一位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文人，提笔撰文之时，却能将思绪飘然贯通南北，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在明清时期，马头镇作为一个商业重镇连接南北贸易的重要地位。各地商人群集于此，让当地人对于遥远土地的人情风物有所了解。

据考证，许松龄在当地文人圈中，以才思敏捷而著称，他所作诗文，“指物为喻，嬉笑怒骂，皆成佳作。”至今，马头镇还流传着许松龄的诗作二十余首，深受广大劳动人民喜爱。

在这些诗作中，有一系列描写清代郯城著名景观的《郯城八景》最为当地人称道，还被选入乾隆年间编纂的《郯城县志》。在郯马民俗文化馆的第一处展厅里，就展示着八幅今人所作的水墨画，画幅一角的小诗，正是《郯城八景》中的一首《沂水春帆》。据秦运田介绍，这首小诗中的“沂水春帆位县城，西重马头镇北水”一句，是历代诗词中第一次用“沂水春帆”这个词来形容沂河开春时，河面解冻商贾往来的景象，也成为历代马头镇文人描述此地商业文化时最常用的字眼。

在《郯文撮英》中，不仅收录了许松龄的不少典雅诗作，六首浅显易懂的打油诗，也无形中拉近了这位几百年前的诗人与今人的距离。

“石头碾擦滑溜溜，上上下下度春秋。北风吹掉破毡帽，冻坏寒郎许大头。”商业繁盛处，不仅有一掷千金的富商巨贾和羽扇纶巾的才子佳人，还有大量的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也许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无法领悟许松龄在《郯城游兴》这样的诗文中抒发的“仙洞云迷休怅望，柳莺一啖破春愁”的感怀，但看到“北风吹掉破毡帽”这样近似白话的诗文时，一定会心下莞尔。再次挑起货物往来于马头镇的商铺之间时，面对凛冽寒风，也许口中就会念念有词，用许松龄戏谑的打油诗自嘲。

郯马民俗文化馆内颇有宽敞，数九寒天游人稀少，因此秦运田当天并没有打开馆内的空调。记者与秦运田对坐论诗，时间久了冻得不停跺脚。此时，再翻一页《郯文撮英》，看到许松龄描写御寒之难的一首打油诗，不禁令人十分共情：“北风吹得柴门开，披衣下床颤徘徊。一夜无从分胜负，日出东方救星来。”

在秦运田看来，许松龄的语言诙谐幽默，淳朴自然，善于用朴实、清淡的外表来传达丰富的内涵，表现手法简洁明快，虚实结合；讽刺委婉而含蓄，调侃则妙语横生。

至今，许松龄的后人还居住在马头镇附近，许家的不少轶事也被当地人交口相传。民国时，曾有商人听说了许松龄所作《郯城八景》的盛名，希望出价50块大洋将诗作的原本买断，但被许家人严词拒绝。

在历代文人行至马头时留下的诗作中，“帆”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颇高。

清代李以宁在途经马头南下时，留下了“沂水千帆集，河流两岸宽。汤汤东逝水，闻已障狂澜。”

清代张宝信的多首诗词中，可以见得“丹枫白草雾氛希，一片行旌出海沂”这样的诗句，描写了他在晨雾中随船队溯河道前行的景象，亦有“清帆一路好风光，龙马精神老更强”这样字里行间轻松写意的诗句。

2013年，郯城县开始在马头镇的河港故地建设马头古镇项目，依托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一河、一湖、一古镇”的多功能旅游景区。如今，这个曾兴盛几百年的沂河航道上的老码头，开始焕发新生。

《无所作为》：湖心的薄冰

□ 王文珏

最近数字高清频道播放了2020年最新美剧《无所作为》。这是一部还没播出便备受关注的作品：影后妮可·基德曼，影帝休·格兰特，而原著《早知今日》曾是当年推理惊悚类最畅销小说。

故事发生在一个上层纽约家庭与一个最底层家庭之间的碰撞。妮可是出色的精神科医生，丈夫是著名儿童肿瘤医生，高知恩爱，伉俪情深，是顶流社会最清贵的存在。然而一个来自最贫寒家庭的美艳少妇总是不断与妮可“无意”中相逢：儿子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学校一年一度的慈善拍卖，甚至她固定的瑜伽健身馆，也能“偶遇”……还没来得及找出原因，神秘妇人就消失了。与此同时，去作学术报告的丈夫仿佛不翼而飞，所有酒店航班查无此人。妮可忽然发现，自己暖如春日的生活之下，早就埋下了深不可测的冰渊，只是没有任何提示，也没有任何人发出第一声警告……

悬疑，依然是经久不衰的好题材，它让人们得以阅读生活的暗部、精神最细微处难以琢磨的部分。虽然只有短短六集，但《无所作为》的整条悬疑线不断蜿蜒流动，每一集都让人忍不住增加一个新的犯罪嫌疑人。故事一直在寻找凶手，而故事的谜底并不只是凶手：谁

塑造了凶手，人们所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按照寻常逻辑，开篇似乎很像是出轨情杀，简单到一望可知，但随着故事不断向时间来回溯，生活中看似完整无缺的部分，变得支离破碎，显露出渐渐狰狞而立体的精神绞杀世界。

妮可对生活充满掌控，她的优渥埋藏在诸多环节的假象中，而凡人都没有直面的勇气，精神世界的绥靖成为自己最大的PUA。作为故事的叙述者，生活的承担者，她不断转动视角，渐渐剥去周遭熟悉的伪装：在贵族学校，权贵们竞相表达众生平等的概念，但一旦有穷困者加入委员会，所有人都上足发条露出鄙夷的表情；慈善拍卖会上，所有人用金钱展示自己的仁慈，但转头待人的刻薄没有丝毫收敛……在她的生活中，所有人声称的和实践的，都隔着幻象。

人们渐渐发现主人公如同孤独站立在湖心的薄薄冰层，可以往四周试探，但周遭随时碎裂。虚饰背后的极端，危险掩藏的厌弃，都逐步换景不断改写家庭脉络。丈夫全身心写满谎言，尊贵的父亲热爱转述的“父母爱情”漏洞百出，连儿子的日常行为也开始变得吊诡……

悬疑外加惊悚的剧本，最大的成功，是把人与人之间最强烈的、相依为命的信任，与最危险、最彻底反转的怀疑之间，做出了最大张

力。它们像两股巨浪，不停你来我往，互相摔个粉碎又迅速集结成形，开始新一轮搏杀。人们甚至无法疲倦撤退——家就在这里，屋檐就在这里，前者胜利是对家的最大保护和再团聚，后者胜利则是人生至暗时刻，亲情或许就是最能藏污纳垢的黑洞。

凶手是谁却不剧透了。但剧中家庭关系的分崩离析，呈现出畸形性格导致的畸形模式，但它又不像一个个案——这个罪案现场里满是现代生活不可言说的玻璃碴子。所以人们被深深刺痛，一边追随剧情怀疑又怀疑，否定又肯定，一边又痛心疾首地发现，每种怀疑都在生活中有所凭据，虚中有实。人与人之间的需求扩张，空间倾轧，乖张傲慢，挤拱着程度不同的社会畸形。

剧集的另一重优秀，是纽约上城生活的疲惫质感。镜头并没有一味展示豪奢，而是在一种类似“老钱”氛围的鎏金旧日中，获得了黯淡的飘零美。它就像抄家后的大观园，恢弘的生活结构还在，精致的美感还在，但天光灰暗的疲倦将一切锁定在将颓未颓的边缘，勾勒出一对中年夫妻独有的生活暗部。而整个纽约如同巨大的蜂房，空穴与求风共振，发出迷惘的嗡嗡鸣响。它的外表也许依然欣欣向荣，而内里却是谎言、贪婪、矫饰作为支撑的空壳大厦。

